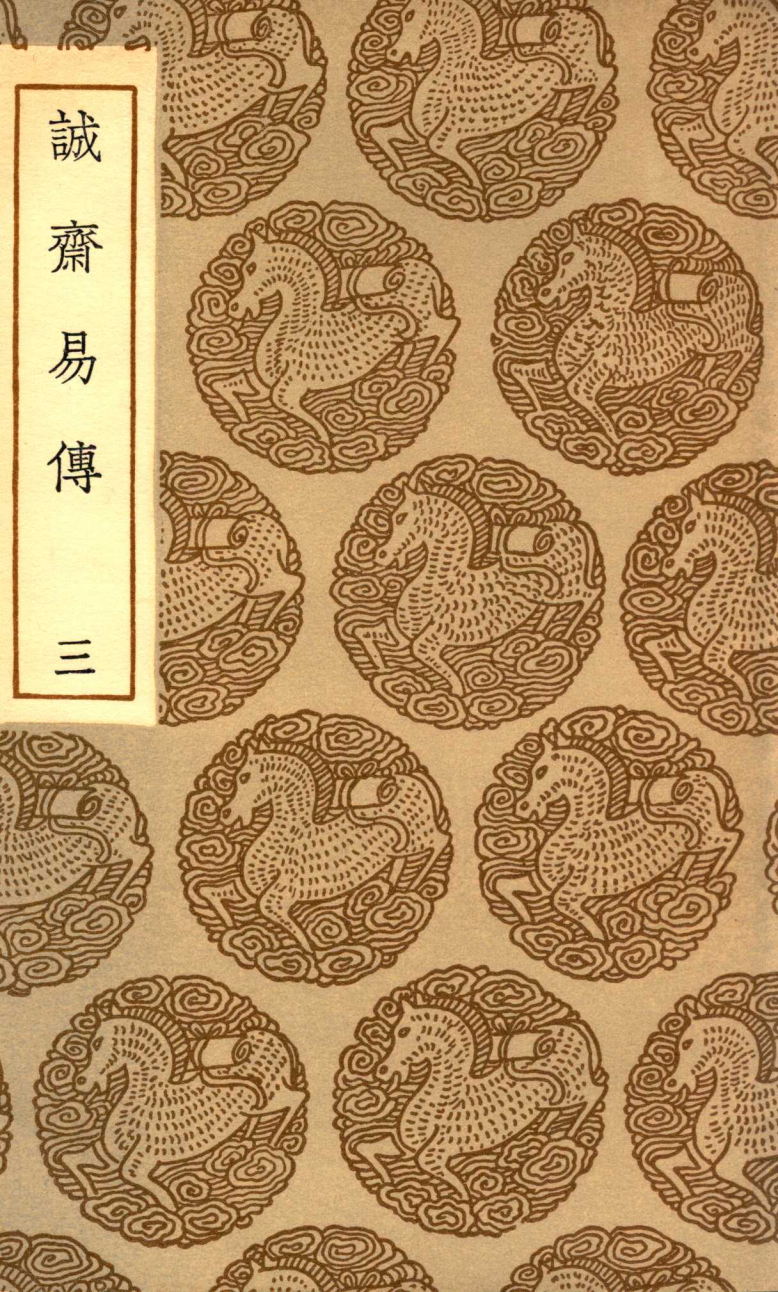


誠齋易傳
三





傳 易 齋 誠

(三)

撰 里 萬 揚

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一

三三 艮下
坎上

蹇。利西南。不利東北。利見大人。貞吉。象曰：蹇難也。險在前也。見險而能止，知矣哉。蹇利西南，往得中也。不利東北，其道窮也。利見大人，往有功也。當位貞吉，以正邦也。蹇之時用大矣哉。

處蹇之道二。曰靜。曰動。濟蹇之道四。曰擇。曰避。曰才。曰德。坎險而艮能止，可謂智矣。此處險以靜也。靜而審，則動而濟，非終止也。靜而終止，是坐敵舟而不求涉者也。動而不審，是暴虎馮河者也。往而得中，此濟險以動也。坤位西南，平夷之地也。求平易而利者，往焉。不曰擇乎。艮位東北，坎位正北，皆峻阻之地也。逢峻阻而不利，則止焉。不曰避乎。天下无大事也。天下有大事，不有大人，往必无功。不曰才乎。有大才以經天下，无大正以正天下，雖得之，必失之。不曰德乎。蹇之時，非小難之時。蹇之人，非小才小德之所可用。故曰：時用大矣哉。西南卦多坤。

象曰：山上有水，蹇。君子以反身修德。

地上有山，險也。山上有水，險之險也。君子當重險之世，非德不免，非德不濟。反身修德，以俟之而已。初六：往蹇來譽。象曰：往蹇來譽，宜待也。

初逢難之始作，不幸也。在下而无位，不幸而幸也。往而進，則必罹其殃。來而退，則猶保其譽。宜靜退以

待時之平而已。獲譽於亂世，不若无譽之安也。然名可得聞，身不可得而見也。此申屠蟠、管寧之徒與。
六二。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象曰：王臣蹇蹇，終无尤也。

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，惟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。當蹇之世，六二爲王者之大臣，九五履大君之正位，君臣復不往以濟難，而誰當往乎？蹇蹇者，多難而非一難也。大臣犯天下之多難，而捐軀以求濟，何尤之有？然則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，非尤乎？曰：捐軀在志，濟難在才。六二陰柔，短於才也。聖人不尤之者，嘉其志而恕其才也。程子以李固、周顛當之，得之矣。

九三。往蹇來反。象曰：往蹇來反，內喜之也。

九三以剛陽之才，居艮止之極，逢坎險於前，銳欲往而濟難也。而聖人止之曰：往進則必蹇，來歸則衆喜何也？三與上爲應，而上六陰柔不能主三以共濟也。此劉瑜、陳蕃、勸竇武速斷大計，而武不從之事也。二子往而不反，其濟否何如也？內二陰也。

六四。往蹇來連。象曰：往蹇來連，當位實也。

初六无位，九三无援，其不可往固也。六四近君而當位，又不可往，然則蹇終不可濟乎？四居上卦之下，當坎險之初，乃以陰柔之資應之，往則上入於坎陷之中，來則下接於无位之初。六進則无才，退則无與，此其實不可強也。不量其无才无與之實，而抱虛以進，以求濟大難，祇以益難耳。此公果與郈孫接連以伐季氏，而昭公出，訓與注接連以去宦寺，而唐室亂之事也。可輕往乎？連者，接也。實者，量其實也。

九五。大蹇。朋來。象曰。大蹇朋來。以中節也。

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君。當天下大難之世。而得六二朋來之助。宜其濟難無疑也。然僅能施其中正之節者。君剛而臣柔也。上不過爲晉明帝。唐宣宗。下則高貴鄉公。皇泰主而已。

上六。往蹇。來碩。吉。利見大人。象曰。往蹇來碩。志在內也。利見大人。以從貴也。

上六以陰柔之資。居蹇難之極。是安能濟蹇哉。故往則蹇益其蹇。退則其吉乃大。碩。吉。大吉也。蓋能一退。內則有九三剛陽之助。貴則有九五大君之見。是以吉且利也。然彖言利見大人。往有功也。而五爻終无濟難之功。上六利見大人矣。亦无濟難之功。何也。大人。上下之達稱。如言行不必信果。如正己而物正。如能格君心之非。孟子皆曰大人。豈皆指君上而言哉。上六利見大人。謂九五也。上六有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君。而九五无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佐。則是上六利見大人。而九五未嘗利見大人也。初上三四。或以无才。或以无援。皆不可往。則九五所恃以自助者。六二之大臣而已。而二復陰柔而短於才。則非所謂剛陽中正之大人也。誰與成濟難之大功乎。彖之言。蓋歎九五之无助也。與。

三三
坎下
震上

解利西南。无所往。其來復。吉。有攸往。夙吉。彖曰。解險以動。動而免乎險。解利西南。往得衆也。其來復吉。乃得中也。有攸往。夙吉。往有功也。天地解而雷雨作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。解之時大矣哉。

天下有難。常過於爲。天下无難。常不及爲。過於爲。則擾不及爲。則媮。蹇至解。則難散矣。如西南之坤。安

而靜矣。害已除而无所往。故宜來復。而不可以過於爲。高帝已定天下。而復伐匈奴。過於爲也。利未興而有攸往。故宜夙爲。而不可以不及爲。高帝幸於苟安。安於秦陋。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。不及爲也。當解之時。聖人甚喜之時也。如冬閉之久。而忽逢春生。天地之凝者散。雷雨之靜者作。萬物之句者達。大哉解之時乎。喜哉解之時乎。

象曰。雷雨作。解。君子以赦過宥罪。

天地與物爲新。故雷雨作。君子與民爲新。故赦宥行。

初六。无咎。象曰。剛柔之際。義无咎也。

六當患難解散之初。以柔道處剛位。適剛柔之宜。得來復之義矣。何咎之有。此光武謝西域。禮匈奴。却臧宮。馬武之請事也。

九二。田獲三狐。得黃矢。貞吉。象曰。九二貞吉。得中道也。

多難既散。有攸往。夙吉。九二以陽剛之才。佐六五陰柔之主。急於有爲之時也。則宜何先。莫急於紀綱。而又有急於紀綱。莫先於法度。而又有先於法度。去小人是也。霍光。上官。並受武之託。丙魏。恭顯。雜居。宣之朝。則是无難多難之始也。故當解之世。九二欲其獲狐。六三戒其致寇。九四欲其解拇。六五欲其退小人。上六欲其射隼。一卦六爻。而去小人者居其五。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者。果誰乎。君人者。亦何利於天下之難。而何樂於近小人。以疏君子哉。狐者。小人之妖。恭顯。是也。拇者。小人之賤。通。媯。是也。隼者。

小人之驚。憲、冀是也。負乘者。小人之僭。莽、卓是也。一卦之中。聖人五致意焉。其防難也。不爲不謹矣。易
記謹
作詳。三狐三陰也。一卦四陰。而指其三者。不指六五。五君位也。田者。力而取之也。矢者。我直則壯也。黃
者。中而不遇也。去小人而不力。雖去必來。去小人而不直。雖行必格。去小人而不中。雖甚必亂。三者盡
矣。又能貞固以守之。則吉矣。不然。鄭朋得以入望之。封倫得以入太宗矣。

六三。負且乘。致寇至。貞吝。象曰。負且乘。亦可醜也。自我致戎。又誰咎也。

六三以陰柔之資。險詐之極。而位乎大臣之上。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。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
駕馬。以行於大遠乎。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。孰不差薄而醜之。雖貞猶吝。況不貞乎。其致寇也。必矣。致
寇者。六三也。寇至而受其難者。不惟六三也。趙高僭秦。以致勝、廣、勝、廣至。而高與秦偕亡。趙忠、張讓擅
漢。以致董卓至。而二豎與漢俱滅。盜斯奪之。六三誰咎也。解之君臣。其免盜乎。可不懼也哉。

九四。解而拇。朋至斯孚。象曰。解而拇。未當位也。

四以陽剛之賢。居近君之位。當大臣之任。而下比六三微賤在下之小人。則君子之友望望然去之。維
解散其小人。則君子信其忠正。而朋至矣。故遠子馮比八人者。而申叔時遠之。郭子儀任吳曜。而僚佐
去之。拇。體之微。而在下者也。小人之象也。而汝也。

六五。君子維有解。吉。有孚于小人。象曰。君子有解。小人退也。

六五當解之世。爲解之君。雖以中和柔順之資。而有解散患難之功者。維得其解之之要而已。孰爲解

難之要。維用九二九四。一。二。大臣陽剛之佐。以解散小人而已。然則天下无多難。有一難。小人者。多難之宗。解難不多術。有一術。君子者。解難之源。故洪水非堯之難。而四凶過於洪水。四裔非四凶之威。而一舜烈於四裔。曰。君子維有解吉。言解之吉者。維用君子一事而已。程子云。孚。驗也。用君子之驗。驗之於小人退而已。

上六。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。獲之。无不利。象曰。公用射隼。以解悖也。

隼。六三也。高墉。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。射而獲之者。上六也。公者。大臣之稱。卽上六也。六三之悖。亂遇上六。射而獲之。則天下之悖亂。煥然解散而无餘矣。此解之終也。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。

三三
兌下
艮上

損。有孚。元吉。无咎。可貞。利有攸往。曷之用。二簋可用享。象曰。損。損下益上。其道上行。損而有孚。元吉。无咎。可貞。利有攸往。曷之用。二簋可用享。二簋應有時。損剛益柔。有時。損益盈虛。與時偕行。

損之爲卦。以澤之深。益山之高。此損下益上之象也。以乾之上九。降而爲六三。以坤之六三。升而爲上九。此損剛益柔之義也。然損之道。有損奢以從儉者。有損不善以從善者。有損己以益人者。有損己而取人之益者。有損之損者。有損之益者。有不損之損者。其損七。其所以損者一也。二簋可享。損奢以從儉也。大象之懲忿窒欲。六四之損其疾。此損不善以從善也。初九之益六四。九二之益六五。六三之益上九。此損己以益人也。六五之虛己以從諸爻之益。此損己而取人之益也。初九以己益人。而又酌損。

此損之損也。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。六五爲損之主而得益。此損之益也。九二上九之弗損。此不損之損也。故曰其損七。然知損而不知其所以損。則損者僞也。漢文卻千里馬。而終之以儉。得其所損也。晉武焚雉頭裘。而終之以奢。不得其所以損也。曷謂所以損。曰誠是也。文王曰。損有孚。仲尼曰。損而有孚。言損之不可不誠也。故曰所以損者一。然損不益上。是剝下以厚上也。損剛益柔。是消君子而長小人也。可乎。曰。非是之謂也。損下益上者。不於其貨。於其德。損剛益柔者。不於其道。於其政。記曰。爲人臣者。殺其身有益於君。則爲之。此損下益上之義也。傳曰。政猛則施之以寬。又曰。寬以濟猛。此損剛益柔之義也。聖人之言。豈一端而已哉。然聖人之所謂損。不出於聖人之意。而出於天下之時。聖人何容心焉。國奢。示之以儉。國儉。示之以禮。故曰二簋應有時。彊弗友。剛克。變友柔克。故曰損剛益柔。有時不然。凶。歲不祭肺。施之豐年。則隘。平國用中典。施之亂國。則弛。故曰損益盈虛。與時偕行。卦形頂踵實而腹虛。有二器上覆下承之象。故曰二簋。

象曰。山下有澤。損。君子以懲忿窒欲。

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。觀兌之說。君子得之以懲其忿。觀艮之止。君子得之以窒其欲。人之一性。如山之靜。如澤之清。其忿也。或觸之。其欲也。或誘之。豈其性哉。深戒其觸之之端。逆閉其誘之之隙。損之又損。則忿欲銷。而一性復矣。

初九。已事遄往。无咎。酌損之。象曰。已事遄往。尙合志也。

此損己以益人。損下以益上之事也。六四以陰柔而居上。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。而誰也。然必應之。而不有其應之之迹。助之而不居其助之功。損之損善之善者也。故事已則速去之。又從而酌損之。則可以无咎。而上合六四之志矣。魯連卻秦而辭其封。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。庶幾初九之義矣。若至於宣帝之背負芒刺。宣宗之毛髮洒淅然後去。則无及矣。況不去乎。

九二利貞。征凶。弗損益之象曰。九二利貞。中以爲志也。

此損下益上。而有不損之損也。九二以剛陽之賢。而佐六五陰柔之君。所以益於君也。然以兌說之。資而濟剛陽之德。此非所以爲中正也。若非復損其剛。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。故戒之以利貞。戒之以征凶。戒之。以中。以爲志。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。不損其剛。斯足以益其君矣。故曰。弗損益之。魏元忠再相。而變其公清。裴度晚節。而安於浮沈。皆損其剛者也。征凶。謂行之以兌說。則凶也。

六三。三人行。則損一人。一人行。則得其友。象曰。一人行。三則疑也。

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。聖人慰存六三。以損中之益之辭也。天下之理。消與長聚。門損與益同根。六三本乾三之陽也。與初九九二。三陽同行者也。而六三獨損而爲陰。所謂三人行。則損一人也。聖人則慰存之曰。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。兌三爻。而六三一陰。則所謂一人行矣。一人行。必得其友。而不孤。故上九應之。是得其友也。六三在下。能損己以益上九。上九在上。亦降心以交六三。君臣相得。咸有一德。而莫或二之者。此舜得堯之事也。孝於父母。不得於父母。弟於兄弟。不得於兄弟。非三人行。則損一

人乎。然无鄰於歷山。而堯爲之鄰。无侶於河濱。而堯爲之侶。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。三人同行。其衆可喜也。而見疑於二人。一人獨行。其孤可弔也。而得友於一人。豈惟損益无定形哉。親疎衆寡。亦无定與矣。聖人因一人之行。而得致一之理。故仲尼繫之曰。言致一也。天地之化醇。男女之化生。亦若是而已矣。

六四。損其疾。使遄有喜。无咎。象曰。損其疾。亦可喜也。

此聖人勸六四。損己以從人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。去疾必醫。去過必師。六四之有疾。不醫之以初九之師。何能損乎。然改過去疾而不速。猶在吝與咎之域也。速改。則可喜而无咎矣。然則六四何爲而有疾也。六四以陰柔之資。居下卦之上。宅近君之位。富貴誘於前。忿欲動於中。此其膏肓也。不有初九剛方之師友。其孰從而切磋救之哉。子產容國人之議己。以自藥。而不毀鄉校。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。魏獻子聽閻沒女寬之諷諫。以自警。而辭梗陽人。可謂能損其疾而窒欲。然曰亦可喜者。亦之爲言。次之辭也。无疾上也。有疾而損之。次矣。

六五。或益之。十朋之龜。弗克違。元吉。象曰。六五元吉。自上祐也。

此聖人贊六五之損己從人。有損中之益之盛德也。六五以山嶽配天之德。宅大中至正之位。爲損卦之君。而其中空洞寬廣。謙柔挹損。以從在下之羣賢。天下之有善者。所以皆說而願增益其高大也。或益之者。或之爲言。非一人可指之謂也。一人益之。十人朋而從之。龜筮亦皆從而弗違之。人謀鬼謀。百

姓與能。此所以爲大吉而自天祐之與。此大舜舍己從人之盛德也。

上九弗損益之。无咎。貞吉。利有攸往。得臣无家。象曰。弗損益之。大得志也。

此聖人贊上九不損之損之盛德也。上九居損之終。位良之極。居損之終。則必變之以不損。位良之極。則必止之以不損。當節損之世。下皆損己以益其上。上又能不損其下以益其下。宜其无咎。宜其貞吉。宜其利有攸往。宜其得臣无家。无往而不得志也。故曰大得志也。大禹菲食。而天下无飢民。文王卑服。而天下无凍老。漢文集書囊。罷露臺。而天下有煙火萬里之富寔。皆損之上九也。得臣。謂得天下臣民之心。无家。謂无私其家之益。

三三 震下巽上

益。利有攸往。利涉大川。象曰。益。損上益下。民說无疆。自上下下。其道大光。利有攸往。中正有慶。利涉大川。木道乃行。益動而巽。日進无疆。天施地生。其益无方。凡益之道。與時偕行。

益之爲道。以損人者施諸己。則約而豐。以益己者施諸人。則散而聚。民說无疆。不曰豐且聚乎。以卑人者施諸己。則卑而不可踰。以尊己者施諸人。則謙而尊。其道大光。不曰不可踰而尊乎。得此道者。是惟无動。動罔不利矣。是故天下无事。則下令如流水。事焉往而不行。故曰利有攸往。天下有事。則涉險如夷塗。難何向而不濟。故曰利涉大川。事必行而難必濟。夫豈吾一人獨能之乎。其行也。或先之。其濟也。或左右之。何也。道光而民悅故也。何也。損己而益人。卑己而尊人故也。聖人以此道而示人。至矣。猶曰

未也。又曰何以動而罔不利乎。卑巽以動故也。震以動者動必沮。巽以動者動必進。故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。豈惟人哉。天地且然。天氣降而施諸地。然後地氣騰而生夫物。天且損上而益下。自上而下。而況於人乎。故夫益人之道。非人爲也。與天時偕行而已矣。惟聖人以己益人。惟聖人以天益己。大哉益乎。乾之四在上。乃損陽而爲陰。坤之初在下。乃益陰而爲陽。此卦之損上益下也。乾之初九在上。乃遜坤之初六於己上。而己下之。此卦之自上下下也。震能動。巽能巽。故爲益動而巽。初九爲天施。六四爲地生。中謂九五。正謂六二。木道謂震巽皆木。施生謂天地生木。

象曰。風雷益。君子以見善則遷。有過則改。

風與雷相資而相益。程子言之盡矣。君子體之。以風之長萬物而長一己。故見善則遷。以雷之威萬物而威一心。故有過則改。風以長之。則益一善而爲萬善。雷以威之。則損不善以益至善。然則君子損己以益人。未至也。損己以益己。斯至矣。顏子服膺於一善。見善而遷者也。有不善。必知。知不善。必不行。有過而改者也。改過。故克己。遷善。故復禮爲仁。大哉益乎。

初九。利用爲大作。元吉无咎。象曰。元吉无咎。下不厚事也。

不有益天下之大才。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。不有益天下之大德。不可御益天下之大才。初九以陽剛之才。爲震動之主。得六四近臣之應。是故位一卦之最下。而利於作益天下之大事。然聖人喜其才而憂其心何也。大事者。非常之事也。如唐虞之禪。湯武之革。伊霍之廢立。旦息姑之攝。是也。有利用爲

大作之才。而无至善之德。且挾專權自厚之心。是於天下國家能吉而无咎乎。元者善之長也。夫惟有天德之人。爲衆善之長。且有不自厚其事之心。斯可以作天下之大事。興天下之大利。爲天下之大益。吉而无咎矣。不然。子之卽堯舜。吳濞卽湯武。桓温卽伊霍。王莽卽周公魯隱乎。

六二。或益之十朋之龜。弗克違。永貞吉。王用享于帝。吉。象曰。或益之。自外來也。

或益之十朋之龜。弗克違。此損之六五之爻辭也。而益之六二亦云。皆致柔虛中自損有受之益也。然六五曰元吉。而六二曰永貞吉者。程子謂六五以柔居剛。六二以柔居柔。故戒六二以常永貞。固則吉也。夫惟六二能虛中以有受。一人益之矣。十人之衆。又朋而益之。龜筮鬼神。又弗違而益之。宜其爲吾王所用。與之享上帝。而天亦益之以吉也。書曰。惟尹躬暨湯。咸有一德。克享天心。又曰。籲俊尊上帝。皆王用享于帝吉之謂也。曰。或益之。自外來。中不虛。外敢來乎。

六三。益之用凶事。无咎。有孚中行。告公用圭。象曰。益用凶事。固有之也。

六三柔體也。然居下之上。處剛之位。據動之極。見有可以益天下之事。則決然自我而益之。果於益而忘其專也。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。曰。用凶事无咎者。惟危難不得已而用之。則无咎。非危難。則有咎矣。若穰苴之斬莊賈。用之平世。則專。紀信之乘王車。用之治世。則僭。是也。曰。有孚者。惟有愛君益國之誠。則可。不然。則行詐以益亂矣。若王莽之居攝。而假周公之忠。是也。曰。中行者。惟果於爲益。而不爲過甚。則可。不然。則亂常以濟姦矣。若王敦之疾劉隗。而舉兵內向。是也。曰。告公者。吾力可爲。而必告之君。若

孔子欲討田常。則不敢專。而請於哀公。是也。曰用圭者。祭祀朝聘。无不用圭。動必以禮也。不然。非禮而動。雖益而不許。若趙鞅入于晉陽以叛。天王狩于河陽。是也。聖人之五戒。可不懼乎。曰益用凶事。固有之也。則又寬其四。而嚴其一矣。若曰惟凶事。則固有是舉。不然則否。然則有可以益天下之事。君子皆坐視而不爲乎。曰益之而益。則奚而不可爲。益之而損。則奚而可爲。故陳寶之益漢。訓注之益唐。茲益也。不如其已。

六四。中行告公從。利用爲依遷國。象曰。告公從。以益志也。

六四以柔居柔。又巽之下。以順居卑。必進之於中。乃可有行也。然柔順之極者。儒不能以自行。必告於公。上而見從。乃可行焉。弱不能以自立。必舍其故國而用遷。乃可立焉。力不能以自遷。必得其與國以相依。乃可遷焉。故周遷依晉鄭。邢遷依齊。許遷依楚。皆弱故也。若盤庚之遷亳。高祖之遷長安。光武之遷洛陽。何依人之有。以益志者。六四非无益人之志。才不足耳。

九五。有孚惠心。勿問元吉。有孚惠我德。象曰。有孚惠心。勿問之矣。惠我德。大得志也。

九五以剛陽之才。中正之德。居益之時。爲益之君。惠萌於心。天下不問。而蒙其益之吉。益被於人。天下信之。而懷其德之惠。九五何道而臻此哉。有至誠益人之心故也。有孚惠心。上之誠也。有孚惠我德。下之信也。上下交孚。而九五之志得矣。二帝三王至矣。以仁率天下。而民從之。成康文景。其庶乎。損之六五。言益而不言損。損之至也。益之九五。言惠而不言益。益之盛也。程子云。陽寔在中。有孚之象。王輔嗣

云。益莫大於信。惠莫大於心。

上九莫益之。或擊之。立心勿恆。凶。象曰。莫益之。偏辭也。或擊之。自外來也。

以善益己。己益而人不損。以利益己。人損而已不益。上九居益之極。位益之亢。而剛以上人。此非以善益己也。利而已。利之所在。可均而不可偏。上九不均之。以益人。而偏之以益己。偏之以益己。而爭之者。至矣。故人皆莫肯益之。豈惟莫肯益之。有擊而奪之者矣。惟其立心之偏利。而不知均利之常理。此其所以凶自外來也。中不偏。外敢來乎。鹿臺郿塢是已。

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二

三三 乾下
兌上

夬揚於王庭。孚號有厲。告自邑。不利即戎。利有攸往。象曰。夬。決也。剛決柔也。健而說。決而和。揚於王庭。柔乘五剛也。孚號有厲。其危乃光也。告自邑。不利即戎。所尚乃窮也。利有攸往。剛長乃終也。

夬以五陽而決去一陰。以五君子而決去一小人。此舜舉十六相去四凶。周公與十夫去三豎之時也。宜其甚易而无難矣。而聖人於此有懼心焉。謂勿專倚乾之健。必濟以兌之說。然後小人可以決去。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无傷也。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。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。漢之去宦官以袁紹。而漢亡亦以紹。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。而唐亡亦以昌遐。去小人可易言哉。故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。我是以聲其罪而揚之於王庭。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。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。以其有不可恃之剛武。我是以告其徒以尙武之必窮。以其有一陰之猶存。我是以勉其往以必至於純乾。而乃終夫揚庭之未既。惕厲之已至。乃有勇中之怯。健而說。決而和也。尙武之方戒。利往之復進。又有怯中之勇。說而健。和而決也。聖人之去小人。豈一端而足哉。告自邑。猶言告我家也。言徧告五陽也。象曰。澤上於天。夬。君子以施祿及下。居德則忌。

澤卑則鍾而聚。高則潰而決。澤上於天。高矣。安得而不決。君子觀其決而及物之象。故不專利於己。而